



酒香与文学的灵魂交融

■ 潘冬梅 (广东)

我有幸受邀参加了第四届“邹记福”杯全国小小说大赛暨颁奖典礼。2025年12月13日，我们一行三十几位怀揣着文学梦的作家们从全国四面八方奔赴而来，大家怀着满腔热忱以及对文字的虔诚，邂逅在酒仙洞见证了邹记福与小小说的情缘，探究了一场酒与文化的灵魂交融。

午后，太阳羞涩地裹着薄纱，阴森的天色显得寒意浓郁有余。同行的作家们兴致盎然，大伙一边聊着遵义的红色历史，一边谈及小小说的创作经验。整个车厢都充满了暖意。

风拂过了山岗，飘过车顶，好一片怡人的景色。我的心情深沉而又期待。车子缓缓驶进酒仙洞门口，映入眼帘的是“酒仙洞”三个大字，这三个大字雄浑刚劲，给整片风景区增添了诗一般的韵味。门口左侧，一位仙男手拿着一壶酒正想喝个尽兴，宛如风把酒壶吹倒在地，那阵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略带着一丝丝清甜，萦绕在半空，让人醉醺醺的。让我情

不自禁地追寻一段“酒仙”与“酒都”的故事，怀揣两者之间的位置与距离，人文与历史。

屈身蹲入酒仙洞，一股醇厚的酒香再次沁入鼻腔，瞬间洒向我身心，流入肺腑，那种浓烈的香气，润泽在我的体内，醉在其中，像诗意般绵长，然后沉淀在心底，叫人慢慢怀念与回味。

我们跟随导游漫步在幽暗潮湿的酒仙洞内，每一片景色都叫人惊叹不已，那美妙绝伦的钟乳石形态各异，我仿佛看到了如来佛祖、雄狮盘踞、猴子偷桃……在灯光的映照下，金光闪烁，这样的仙境简直叫人赞不绝口。酒仙洞冬暖夏凉，湿度适宜，是天然的藏酒宝地，酒在这样的环境里得到发酵后更加令人回味无穷。也许这就是“第一瓶”的缘由，也是贵州酒都与人文历史的创始根据地。

这场酒浓墨香的文学盛会设在酒仙洞的办公室里，沿路返回洞口，必须往山上爬。平时不擅长爬山的我在文友们的鼓励下很快就爬上了山

顶。过程虽然很累，但这一坚持，马上卸下了疲惫享受幸福，也在所值得了。

这是文友们期待已久的文学宴会，终于在这一刻拉开了帷幕。室内布置让人感受到了冬日里的暖意。几十张面孔聚集在一起虽陌生却又让人感到十分亲切。在明亮的灯光映照下，整个空间既舒适又温暖，传递出一种积极交流、凝聚共识的融洽气息。顿时，一种无形的力量鞭策着我要潜心向学，勇往直前。

颁奖完毕，进入更加开心的饭局。我第一次在酒桌上体验了这种喜庆的敬酒方式，一群美如仙女般的苗家姑娘穿着绣满花鸟纹样的华丽苗装，头顶挂着银饰，端着牛角盛满美酒走向宾客敬酒，她们一边唱苗歌，一边敬酒，歌声清脆嘹亮动听。那独有的腔调，抑扬顿挫的歌声中满是淳朴的苗风苗俗，还有热情与真诚的待客之道，不分年龄老少，在座的每个人都在这份热闹的氛围所感染、陶醉。

喝得最尽兴的是男士们，

助兴之余不分官职大小，来者都被这份盛情所打动。酒量好的都大胆迎合，他们不用接着牛角，也不用手扶酒杯，仰着头，一饮而尽。

苗族姑娘的热情早就化成冬日里的暖阳，融化了几十位文友的情谊，拉近了彼此陌生的距离，这场盛会大家相聚一堂，举杯共饮，畅谈言欢。此情此景，还有谁能控制得住不喝几杯？！我也被现场氛围深深感染了，也端起了酒杯，倒满了邹记福酒向文友干杯。初入喉口，一股浓烈清醇的酒香伴有一丝甘甜，慢慢地吞下去，瞬间酒气漫遍全身，随即暖在肠胃。稍停了片刻，整个人立即就有了精气神儿。邹记福酒具有典型的茅台镇风格酱香，口感层次丰富，余味悠长。

盛会一直持续到晚上，那浓浓的酒香伴着欢声笑语镌刻在我的心间。这场可遇而不可求的文学邂逅将成为我心底弥足珍贵的美好回忆。

观湘剧《双驹马》(外一首)

■ 甘建华 (湖南)

湘水拍打着唐朝的戏文
湘剧高腔
藏着名将薛仁贵后代的隐姓埋名
流亡者的血脉
听闻庐陵王招婿比武
枪来锤去，震开家国的愁肠

彩楼凌空搭建
众人翘首金花郡主抛绣球
薛葵，薛蛟
各抢得一半，哥俩互不相让
幸得刀马旦银花救场

双驹马并立银銮殿
不是戏文的巧合
是沉冤终会雪，忠骨必还乡
衡阳湘剧
不唱轻飘飘的圆满
只唱山河可托，大义可扛
唱这片多情的土地
骨血里的硬，与肝胆里的热

观祁剧《大破天门阵》

遥想宋朝杨家将的赫赫威名
和穆桂英的芳名
在我尚是一个稚童时
便从祖母口中
耳熟能详

比京剧历史还早四百余年
祁剧，曾得到郭沫若的极力赞扬
时隔多年以后
再次观看穆柯寨女英雄
手持降龙木
掌帅印，踏征尘
腾跃戏台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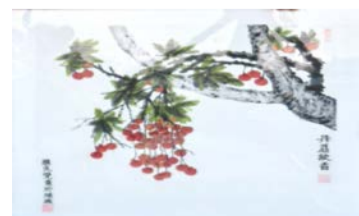
临阵招亲，辕门斩子
古往今来的百姓
无不津津乐道
而今我再听清亮的祁剧高腔
雁城正月
因这一出大型古装戏
又多三分英气，七分脊梁

倒春寒

■ 胡兴法 (湖北)

袄子晒干后
随手将寒冷也塞进了衣柜里
棉鞋里面的毛，倒翻了过来
罹患幽闭症，在春天
开始了集体的，裸奔
热啊。电风扇睡在卧室里
摇头晃脑，得了应激性躁狂症

一夜风起。落叶背叛了天空
天空捧杀乌云，乌云切割电线
电线绞死春天，春天爆破雷声
雷声出轨了尖叫
只有桃花
头顶粉红色的誓言
将爱情一夜之间
愁成了白雪



本期责编：潘冬梅

三代情缘《上海铁道》报

■ 陈兵 (安徽)

时光荏苒，从19岁的青涩小伙到如今59岁的白发渐生，我与《上海铁道》报结缘整整40年。即将告别日常工作岗位，但与这份报纸的情缘，还会延续下去。

铁路世家，爷爷、父亲和我，祖孙三代都是《上海铁道》报的通讯员。爷爷陈家林曾是浦口机务段的职工，也是一位业余作家，笔名叫“锻炼”。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便开始在《上海铁道》报、《人民铁道》报等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爷爷常说，文学是铁轨的延伸，联结着人心。这份对文学的热爱，如同一颗种子，深埋在我们家族的血脉里。

父亲陈国庆踏着爷爷的足迹，入路成为当时蚌埠列车段的一名职工。他一手握着剪票钳，一手执笔向《上海铁道》报投稿，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通讯员。

在我的记忆里，家中总有《上海铁道》报的油墨清香。

父亲在灯下剪贴稿件的身影，是我文学的启蒙。

1982年，我参加工作，在蚌埠建筑段当一名泥瓦工。19岁那年，爷爷被病魔夺走了生命。在整理爷爷遗物时，奶奶将一块红绸布包着的東西交给我，说是爷爷临终前的嘱托。我打开一看，是爷爷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剪贴本。那一张张剪贴报，承载着岁月的年轮和生活的温度。

那一晚，我在灯下再次翻开剪贴本，灵感忽至，创作出一篇微型小说《遗产》。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投给《上海铁道》报。

1985年10月，我的这篇处女作在《上海铁道》报上发表了。虽是短短几百字的“豆腐块”，却点燃了我的创作激情。每天与水泥砖瓦打交道、身材瘦小的我，穿着沾满泥灰的工作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在那个仅能摆下一张单人竹床、由厨房改成的卧室里，我把

床当桌子，看书学习，挑灯笔耕。一年多时间里，我先后在《上海铁道》报、《人民铁道》报、《安徽工人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文学作品，多篇微型小说还在全国微型小说大赛上获奖。1993年，我被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吸收为第一批会员。

作品频频“露脸”，获奖消息也经当地媒体报道，引起了单位领导的重视。他们破格将只有初中文凭的我调到机关从事文字工作。为做好企业宣传，我暂时放下了文学创作，开始积极给《上海铁道》报撰写新闻报道。

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和父亲下班吃过晚饭后，常常分别埋头“爬格子”。我们时常为新闻标题和导语的写法发生争论。我还多次参加《上海铁道》报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聆听编辑老师讲授如何写好新闻。写作水平逐步提高，稿件采用率也大幅提升。